

七書

大宗問對

肆

182
26

館書圖京東			
二	一	兵	家
六	八	二	類
四	冊	架	函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漢書門			
六〇二五	一五三	函	號
四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25	
冊數	4	(4)	
函號	299	20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

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

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

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

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

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

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

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

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特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

太宗曰
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
一。此真敗却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
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
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
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
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入而已。
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太宗曰。
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

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
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
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
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吾法。偏
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
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
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
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

形此乃奇正。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
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
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
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
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太衆所
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焉。有先後旁擊之拘
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
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

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
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
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
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
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
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
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
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

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
 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
 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
 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
 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
 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
 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
 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
 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

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
 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
 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
 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
 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
 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
 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
 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
 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

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
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
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
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
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
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
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
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
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

握機握奇本無一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
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太將握之四面八向
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
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
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
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
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
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

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寔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丘。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闕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

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

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

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十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寔皆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

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

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

首序蒐狩不其深乎。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

矣。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竒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

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

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存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

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

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掎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

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
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
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
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
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
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
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其此之謂乎。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
已思過半矣。太宗曰：朕悟之矣。下直解無之。今隨講義。太宗曰：近

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
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
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
之知兵者也。臣常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
路，蕃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
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
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
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終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
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
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緊要靖曰先教之以
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
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
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
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
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緊要靖曰先教之以
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
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
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
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
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
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爲奇。苟將不
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
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
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
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
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

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
以此教諸將。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
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
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
由此常習戰鬥。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
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
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
請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
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

治力如何。靖曰：以迺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要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及是則力有弗迨，非治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伍法既成，授之軍

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為陣圖。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徧後伍。又司馬公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

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
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
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
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
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
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
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
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

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出
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
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
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
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
也。靖曰。方生於步。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
圓所以綴其施。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
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
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

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量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

駐隊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

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

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

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謹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

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編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

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闕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

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

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法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

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

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武光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

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商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既

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放文武則何敢當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

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古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爲

主不貴爲客。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

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終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
 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
 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
 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
 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
 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
 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
 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
 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
 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
 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

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即宜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

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

太宗下

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
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碁。兩敵
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
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
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
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
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
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

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
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
不曉其意。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
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
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
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
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
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

太宗下

卷之六

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

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
知彼苟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
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
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
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
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
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
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
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

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
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
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
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
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
矣。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
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
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
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

太宗下
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親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

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

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

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以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

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

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

徹若不_レ大勝_ヲ即須_シ大敗_ヲ臣愚思_フ聖言不_レ求_フ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

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太宗曰深乎節制
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
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
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
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
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
不能記其定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靖曰臣前下直解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
無之今隨講義 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

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
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
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
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者
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
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
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
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
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

太宗
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
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
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
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
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
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
無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
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
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終

夫兵書古今雖多諸家說凡以七書為扼機
孫子以兵書見於闔廬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為將破疆楚是孫子力也吳起學書於曾子
事魯君後事魏文侯擊秦拔五城所以吳起
為將也穰苴齊景公時文能附眾武能威敵
景公聞為將尉繚以天官時日決勝而已三
略老人授子房書也是漢代平均基乎太公
以文武龍虎豹犬傳於文王興起周代八百
餘歲者乎太宗問李靖靖對曰先仁義後權

誦可謂文武兼並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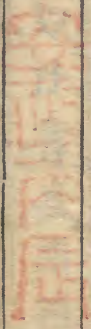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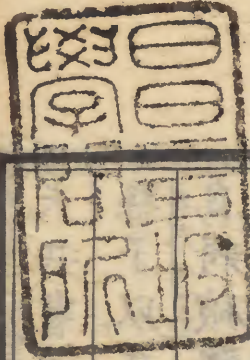
大將軍家康公以文安人以武威衆天下萬

民咸歸服雖周漢不能過忽隨

公鈞命記七書於梓以講直正之畢矣予為

令知太平於後人跋其後也

紫陽閑室元佑叟書焉



內閣文庫			
五九	六〇二五	漢	
函	四	書	
一七	冊	號	類
架			